

筆記小說大觀

集

鶴

宋

林

羅

玉

大經著

露

下

進步書局校印



鶴林玉露卷十一

宋 廬陵羅大經著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避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純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

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名。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鸚鵡。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

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月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

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

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畧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譏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說。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

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鬻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和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

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任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注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鑿。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費。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關伯封於高丘。以

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

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蔥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樸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玄篡位。登御林。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宰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依。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節。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

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瑞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瑞平初累辭名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寒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感哉。蘿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名為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

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鎮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餐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餐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艱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

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豷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十一終

鶴林玉露卷十二

宋 廬陵羅大經著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貽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泱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浣綠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

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眾忽蒿呼。乖崖亦下馬。隨眾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眾不敢譖。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評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屠。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五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眾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

行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乎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

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資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勸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曰：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

諒哉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笞以鐵棍。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頌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

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馬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聚為日星。滂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頴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內繕己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義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

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緘緘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居易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闕萍。落落月經宿。閭閻樹墻垣。巖巖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

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立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者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始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

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啞雪咬檀。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媪自若。羽翼已成。則款敵不止。乃知尤物

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遜身南夏。而繫志西周。披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峻吳華之至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憂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

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塊胸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啟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鸝。化為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

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藻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和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董道遠然薦士非難下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黃巢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

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馭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憂。將欲何為。羣兒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前油糴為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因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偽為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十二終

鶴林玉露卷十三

宋 廬陵羅大經著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攸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向來。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聞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御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為。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

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朕親感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子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家君子皆遜矣。上始初雖為仇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窄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挿。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員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

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說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事有羞。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

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目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為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往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

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冰。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弟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考經於高閣。以勸為諷。字字有來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

曰公命取死因斬之曰夜來獲姦網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鉅鹿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
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
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米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
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
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
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平
喜不慶憂不平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
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庵乞新泰檜得貽瀘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
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
樂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

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賤安遠宰。瀘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子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林。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又新春。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

天淵愛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答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答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潁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加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腑。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奪利去。人人奪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提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雎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營窟。效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知覺者。則又在范雎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蓋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

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揚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千寶一吏進曰乃千寶非千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千字下注云晉有千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帳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帳宋書皇問王李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背生公悟曰蔗切之夜蔗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瓠豈能令鬼哭黃昏蓋

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說之句言知者少也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鄉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悉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勝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教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鄉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

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持廢於哀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近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為賈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劔止能為劔。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克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宋 廬陵羅大經著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啟事說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正言之體矣。胡衡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朝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詔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揚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啟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喜詩成

杜陵詩云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

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蹲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於容南。節推翁諤。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悔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仗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鷓鴣子。散髮弄扁舟。鷓鴣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縶括。李杜之詩耳。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坼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

其後王師失利。仇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唯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羣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輩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遇上亦泣。

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某將執奔起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閣門蔡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岷備進發七月甲寅禫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調逐忠定矣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新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巖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益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

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隱慝。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其多罹咎譴。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共尅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譏。尸蟲之曉曉上訴也。亦非以譏。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譏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污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於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己。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

是非啟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幙客杜子望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中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中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急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也。

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子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尚。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黃緣新齒。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屨。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

體之圖籍揚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頴川謝表云入參雨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唐汝頴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賴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黠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道斯

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為之大息。臺評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揚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鞮。左氏傳。褚師聲子。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盂盞。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粧。且以退為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寇。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揚誠齋善說。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

何也。即此詩之意。

廖子晦為小官。遣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一眇黜子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斃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

最善形容處。考功官銜處。地名也。

鶴林玉露卷十四終

鶴林玉露卷十五

宋 廬陵羅大經著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詔事撻辣。傾心為之用。兀木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為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為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斃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始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

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為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為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為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外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捷棘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從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問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社。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懽。故特喜此諛詞。以為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

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社席杯觴之間。而誦誦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象。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

范六九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惛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

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試和議已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駁駁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

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五量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奪，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惘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舉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推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

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來。嗚呼。可哀也哉。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穎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為哉。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貍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

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珉，國之亡者幸也。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紹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閻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閻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閻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未言海鷗之曠逸，清影脩然，不為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

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繞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皋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皋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皋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象從

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佳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崙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思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羣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

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益疑其相也。一老端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未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侔。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

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柳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文多相侔。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稱於破篋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

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道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覲賞予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殘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九金聚粹共圖魁魁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

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祁於是李業諧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
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十六

宋 廬陵羅大經著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發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凋。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鎮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刺目鉢心。刀迎縷解。鈎章棘句。指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

作千詩轉道繁。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蠹。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
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聞。連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
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臥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
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
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邨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
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
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好江杜來詩云。廬
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
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嗔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
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
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
皆水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
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嘗

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李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筮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單贈官制詞云朕訪洛伊始首下詔求讜直益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濤志概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宗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宗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焉悲悔何及涉階員外仍官殿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史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賈知取而不知子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子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

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迨無罪狀。可指校文朝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賊。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

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大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費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雨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題。」

之。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

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銓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別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比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

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訥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提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說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柳，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因飲茶。又云：仕宦之人。

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轟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校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揚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佯出市。騰

意氣鄙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音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跡信通。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呼。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踞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也。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

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上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為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賈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

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十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

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欲激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風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舉佀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盞開。天光人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照此一窗幽。卧聽簷前雨。浪浪珠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

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沙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恣。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是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故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補遺

宋 廬陵羅大經著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擇杰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繁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繁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難以吕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盡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洒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日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羹藿此倒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

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皆訓如為而也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余汝母子何為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帥汴昌黎在幕中晉專行姑息知軍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車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昌黎隨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為自解之辭

左氏傳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為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堇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邴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譏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來謀據西蜀之書。高宗命遣人盡錄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冊。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衾。類多垢敝。上惻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於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為。問使者為誰。殿帥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遣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賢。鑄銅為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譏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桓溫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補正。平蔡服。

慘過媿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為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新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雖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將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畧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圍棋別墅。真是矯情鎮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鷓鴣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畧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酋。荆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遭殘。虜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爾要之吳晉。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木數十萬。眾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

是守死爾。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以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鄭注。召對浴堂門。琴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象昭昭如此。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之。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

吾郡陳國材詩云。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胡澹菴為師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之見燭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宵。蓋亦

不禁懷挾矣。

鶴林玉露補遺終